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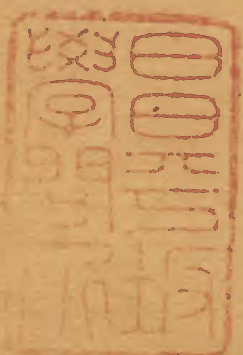
唐荆川左編

六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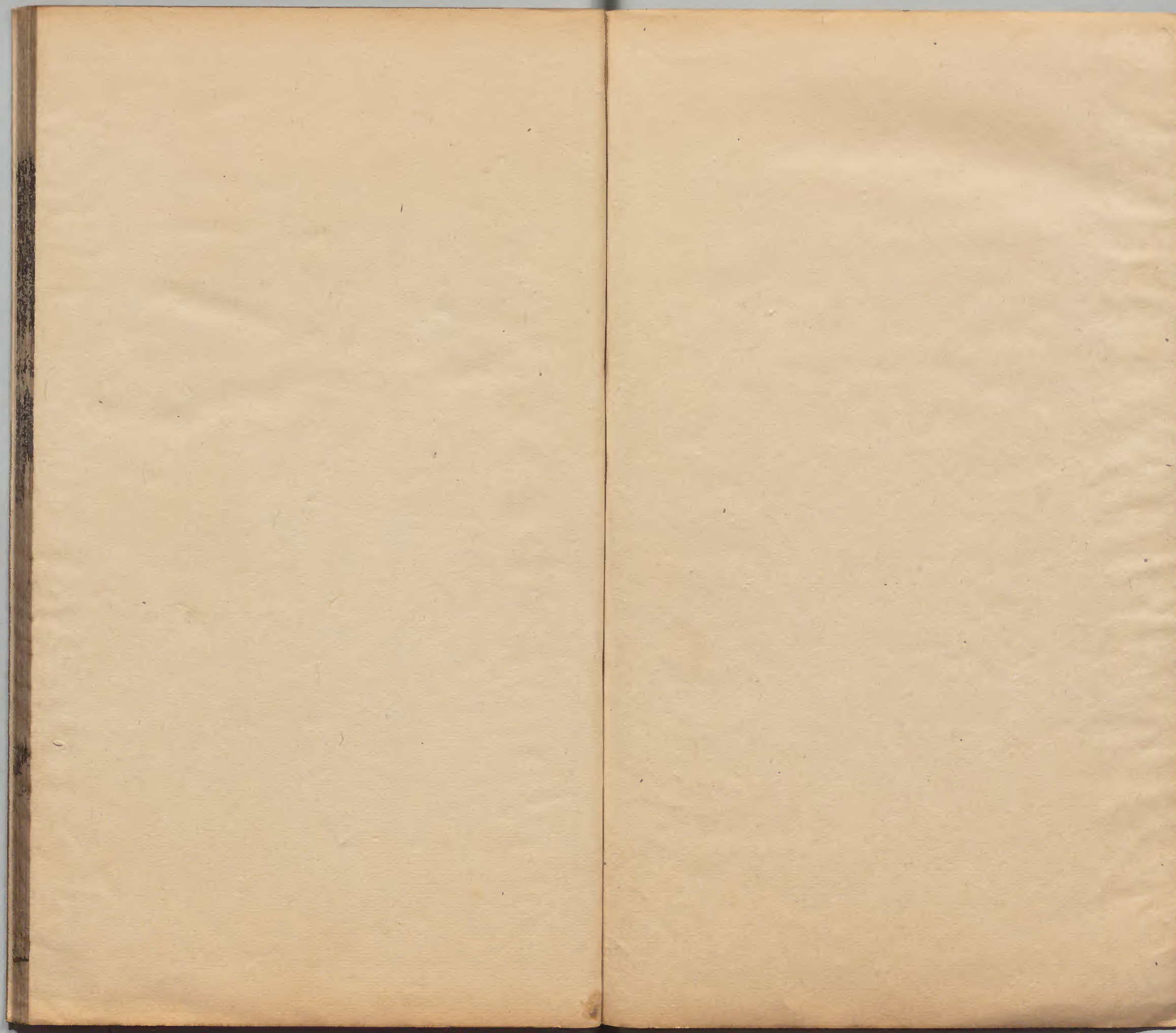
庫	文	閣	內
函	冊	號	類
二	一	〇〇〇	漢書

庫	文	閣	內
函	冊	號	類
二	一	〇〇〇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00
冊數	140 ( 66 )
函號	290 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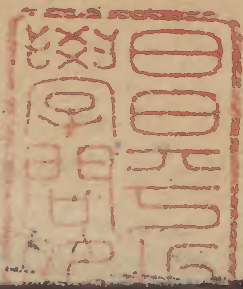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七

淺草文庫

宗之五亂

漢劉濞

劉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堅守棄國閒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為合陽侯子濞封為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車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士鎮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福悔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忠



五十年東南有亂皆若聚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  
渾頓首曰不敢會君意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  
各務自拊循其民與有歲軍取銀山即招致天下亡  
命者盜鑄錢東煮海亦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孝  
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  
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共皇太子引博局提吳  
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愠曰天下一宗  
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  
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  
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

甚及後使人為秋請上復真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  
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病又覺見責急愈益閉恐  
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  
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謀亦益解然  
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  
存問茂才賞賜閭里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  
禁不與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鼂錯為太  
子家今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之  
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及景帝即位錯為  
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祖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



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  
王楚四十城兒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  
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  
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廼驕恣  
公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  
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  
禍大三年冬楚王來朝錯曰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  
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  
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  
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心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

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  
憚之於是廼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吳王不  
肖有夙夜之憂不敢自外使使臣論其愚心王曰何  
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  
令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甚重臣以益甚語有之  
曰括糶及米吳與膠西知此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  
安肆矣吳王身一內一反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  
劫一以自白一有參足猶懼不見釋一聞大王以爵  
事一廼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  
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



情相求嗣欲相繼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臣同  
憂願因循循埋素願以終去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  
王瞿然曰寡人所敢知也王雖急固有死耳安  
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竈籍楚惡天子侵奪諸侯蔽  
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有若龍之意人事極矣彗  
星出鯨蟲起此萬世一時而趨勢聖人所以起也吳  
王內以鼂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所向者  
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  
王率楚王畧函谷關守榮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  
舍須大王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

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廼身自為使  
者至膠西向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  
不能為漢十二為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今承一帝  
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  
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諸侯既新削伐震  
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  
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  
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劫守濟北王城壞未完郎  
中令劫守王不從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與菑  
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孫亦使匈奴與連兵七



國之發也吳王率其士卒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  
二身自將少子年十亦為十卒先諸年上與寡人  
同下與少子等皆發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  
越亦發兵從孝景前二年五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  
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  
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  
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卒教以漢有賊臣錯無功  
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為故  
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  
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

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  
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  
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  
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  
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  
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  
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  
轉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  
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  
欲一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



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  
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夜  
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  
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  
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為列  
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  
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  
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賜封皆倍軍法  
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  
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

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  
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廼遣太尉條侯周亞  
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鄴寄擊趙將  
軍爰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  
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袁盎召入見上問以  
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賊臣鼂錯擅適諸  
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  
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  
而俱罷上從其議遂斬錯諸具在盎傳以盎為泰常  
奉宗廟使吳王吳王子濞子德侯為宗正輔親戚使至



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論吳王  
拜受詔吳王聞盞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  
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盞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盞不肯  
使人圍守且殺之盞得夜亡走梁遂歸報條侯將乘  
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  
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  
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是憂者至雒陽問故父絳侯  
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  
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  
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

泗口塞吳饒道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  
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  
兵絕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  
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  
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  
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  
以藉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屯利害徒  
自損耳吳王卽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  
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  
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



山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  
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  
問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摧鋒可耳安知大慮于是王  
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  
為將校尉行間候司馬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  
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  
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  
上一漢節必有以報王迺千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  
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  
以罪斬今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

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  
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  
遂將其兵北畧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  
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卽引兵歸下邳  
未至癰發背死二月吳王兵旣破敗走於是天子制  
詔將軍蓋聞為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天報以殃高  
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  
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  
先王宗廟為漢蕃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  
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



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濇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  
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  
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為逆無道起兵以  
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  
殘民家掘其丘壟甚為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燒  
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  
大夫擊反虜者深入多斬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  
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  
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其  
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河

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懇條侯於上上  
使人告條侯救梁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  
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  
城守不敢西卽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堅壁不  
肯戰吳糧絕卒饑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  
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饑死  
叛散於是吳王迺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度淮  
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  
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卽給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  
縱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太子駒亡走閩越



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  
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  
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  
跣席橐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以  
罷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晚也王  
曰吾士卒皆以壞不可用不聽漢將子高侯頽當遣  
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降其罪復故不降者滅  
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  
奉法不謹驚駭百姓延若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  
蒞醢之罪子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

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  
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印等以爲不義恐其敗  
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印等計已  
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爲不善何以不聞及未有  
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  
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王曰如印等死  
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  
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  
劫故不誅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  
月皆破滅



齊王將問悼惠王肥子也孝文十六年與諸弟濟北  
菑川膠東膠西濟南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  
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  
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齊王  
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  
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  
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兵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  
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  
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

齊孝王將問

孝王將問悼惠王肥子也孝文十六年與諸弟濟北  
菑川膠東膠西濟南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  
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  
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齊王  
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  
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  
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兵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  
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  
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



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將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請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樂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之。國兵歸，齊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川王皆伏誅。除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害，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

漢劉長劉安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為築外宮舍之。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肯白辟陽侯，不強。厲王母已生厲王，意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此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家。漢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



立子長為淮南王王早失母常勝去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帝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卽位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死獲與上同羣常譖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乃往詣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卽自襲金椎椎之命從者前之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戮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

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子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天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卽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三千石缺輒言漢



補大王逐漢所置而稱自置稱二千石皇帝號天下  
正法而許大王諸侯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  
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  
奉法度修其職以繼皇帝之厚德今廼輕言恣行以  
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  
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  
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  
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  
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  
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士之名輕廢

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  
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  
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  
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  
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  
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責之勇當出入危亡之路  
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  
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及  
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項王亡代高帝奪  
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



之於古秦襄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  
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  
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主者坐  
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衛主客出入  
殿門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  
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  
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  
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  
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  
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亡死陛

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臯過恐懼伏  
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  
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  
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說  
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  
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闔越匈奴事覺治之  
廼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  
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  
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擬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  
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



史纂左編卷三十一  
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  
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當得大夫但士伍開章  
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  
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  
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爲棺椁衣  
衾葬之肥陵謾吏曰不知安在又陽聚土樹表其上  
曰開章死葬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  
論殺無罪者六人爲亡命棄市詐捕命者以除罪擅  
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  
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

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  
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  
擊之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  
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帛皇  
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  
病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  
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  
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  
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卹郵遣其子子母從居縣  
爲築蓋家室皆曰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制曰



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三斗令故美人持人得幸者從  
居於是盡誅所與謀者廼遣長轂以輜車令縣次傳  
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傳以故至此  
且淮南王為人剛今纍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  
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淮  
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  
此廼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  
以死聞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  
盎曰淮南王不可奈何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  
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廼可上即令丞相御史

中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廼以列侯  
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  
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廼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  
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  
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  
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叔天下稱  
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淮南地邪廼徙城  
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如  
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  
天廼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



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  
山王陽周侯賜爲廬江王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  
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  
吳臣願爲將王廼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  
爲漢漢亦使由城侯將兵救淮南王淮南以故得完  
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  
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  
以爲貞信廼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  
褒之及薨遂賜謚爲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  
交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

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  
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  
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  
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辨博善爲文  
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  
廼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爲離  
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  
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  
雅善太尉武安侯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日方今上  
無太子王親高皇帝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



日晏駕非王尚誼立於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  
賂其羣臣賓客江淮諸將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  
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懼之或說王曰先吳軍  
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向流血彗星今彗星竟天天下  
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  
愈益治攻戰且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阿  
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彗有口王愛陵多予  
金錢為中誦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  
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  
孫修成君女為太子妃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

內泄事廼與太子詐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  
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去廼上書謝歸  
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  
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召與戲  
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  
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劍怒太子數惡被王使郎  
中令斥免欲以禁終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  
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內治是淮南太子王右計  
欲母遺太子遂發六計未定信與十餘日會有詔即  
訊太子淮南相怒壽春水留太子建不遣劫不殺王



史記卷之七  
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  
王王使人候司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  
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今久不衛上不持戟居王旁  
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廼舉  
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顏色和問  
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  
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當  
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  
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  
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

之廼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  
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耻之為反謀  
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為亡女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  
廷治有男即怒以為妄言非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  
地圖等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宫車即晏駕  
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長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  
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  
萬世之後吾寧能北而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  
長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不害子建材高  
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



侯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不得爲侯陰  
結交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建  
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  
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  
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  
不害無罪擅數擊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  
王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  
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  
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弘廼疑淮南  
有叛逆計深探其獄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初

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爲效  
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  
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問被被爲言發兵權變於是王  
銳欲發乃令官奴入官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  
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  
印漢使節法冠欲如伍被計使人爲得罪而西事大  
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刻大將衛青而說丞相弘下  
之如發蒙耳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廼與  
伍被謀爲兵火官中出二千石殺火因殺之又欲令  
人衣求益衣持符徵從南方來呼言曰南越兵入欲



因以發兵恐使人之虜也。會稽盜來，亦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王尉，遂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殺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經。相曰：臣受命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亦來，無益也。即罷相計，猶與未決。太子念所榮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土曰：君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計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

在國中者，索得云久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一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廿六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以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有詐偽心，以亂天下，漢意自避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一母，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甚書，臣聞及亡逆亡，逆事驗明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以此者宗室近幸臣不在。



法中者不能相教此當先則爵為士位母得官為吏  
其非吏它處死金二斤八兩使天下咸知臣子之道  
毋敢復有邪僻營私之意丞伯延崇湯等以聞上  
使宗正以符節治之未至矣立刑殺太后諸所與謀  
皆收夷國除為九江郡

伍被楚人也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材能稱為  
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也招致  
英雋以百數被為冠首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  
微諫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  
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

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  
荆棘露霜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  
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為大臣畫計耳  
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行故聖人萬舉而  
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此順天心以  
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  
不悅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  
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  
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  
易之道行南越賓服荒棘貢獻東甌入朝廣長榆開



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爲治也王怒  
被謝死罪王父曰山東卽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  
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  
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  
有恩衆皆樂爲用騎士下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  
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  
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先湏士卒休乃舍穿井得  
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度皇太后所賜金錢  
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藜太子知畧不  
世出非常人也以爲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

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迺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以  
爲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  
受几杖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爲  
錢煮海水以爲鹽伐江陵之木以爲船國富民衆行  
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  
奔走而還爲越所禽死於丹徒頭足異處身滅祀絕  
爲天下戮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  
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  
及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令緩先要成  
臯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



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  
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  
人言絕成臯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州之險招天下之  
兵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  
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  
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  
兵西鄉必有應者無應即還畧衡山勢不得不發被  
曰畧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百雉之城結九  
章之浦絕豫章之口疆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  
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疆江淮間可以延歲月之

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十八  
九成公獨以為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  
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  
立錐之地百人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  
西至於戲而兵百三十萬今吳國雖小勝兵可得二  
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  
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仁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  
術士燔詩書滅聖師棄禮義任刑法轉海濱之粟致  
于西河當是之時吳子孫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  
不足於蓋形還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尸



常數十萬死者不勝數徭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  
百姓力屈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入使徐福入海求僊  
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二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徐福得  
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愁痛愁思欲爲亂者  
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嶺領夜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  
止王南越行者不遠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  
欲爲亂者十室而一與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  
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安弟政苛刑慘  
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欲爲  
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帝曰姑待之

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劉項並和天下  
響應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願之若苦  
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以成帝王之功今大王  
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  
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汜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  
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  
千里下之應上猶景響也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  
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爲過矣且大王之  
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能又萬倍于秦時  
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



史記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身死于東宮也被因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微倖耶被曰必不得已被有餘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及貳罪以上以赦今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逮

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微幸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後事發覺被詣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一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七

